

封·絲寇代莉小姐

E. T. A. Hoffmann
NOVELLEN

本书根据 Aufbau-Verlag Berlin und Weimar 1966 年
Hoffmanns Werke in drei Bänden 等版本译出

封·丝蔻黛莉小姐
——霍夫曼小说选
张威廉 韩世钟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8.8 插页 3 字数 203,000
1988 年 9 月第 1 版 198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：0,001—5,000 册

ISBN 7-5327-0249-9/I·135

定价：8.15 元

19

译 本 序

在柏林耶路撒冷公墓里，安息着上一世纪德国艺术家霍夫曼。他的朋友在为他立下的墓碑上称他为“作家、音乐家、画家”。不错，作为艺术家的霍夫曼，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。他对世界文学艺术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。

在德国文学史上，除了歌德、席勒和海涅之外，上一世纪声誉越出国界，在许多国家产生不同影响的，要算霍夫曼了。他的作品已译成许多种现代语言，为人传诵。法国的波特莱尔，美国的爱伦·坡，俄国年轻的赫尔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，都是他的崇拜者。他的小说常常被人加工，改编，发展成为另一个艺术种类。如《封·丝蔻黛莉小姐》成为奥托·路德维希①一八四七年创作的同名戏剧的基础，又是保罗·欣德米特②一九二六年创作的歌剧《卡迪拉克》的素材；胡戈·封·霍夫曼斯塔尔③一八九九年写的小韵文剧《法隆矿山》，就取材于霍夫曼的同名小说；霍夫曼的《卡洛式的幻想作品》和《雄猫穆尔的生活观》中的中心人物，乐队指挥约翰内斯·克赖斯勒，则是罗伯特·舒曼钢琴音乐会的主题；霍夫曼的夜间故事《睡魔》，小说《克莱斯佩尔顾问》和《消失了的镜像的故事》，给雅克·奥芬巴赫④一八八一年在布拉格首次上演的《霍夫曼的小说》提供了素材；理查德·瓦格纳的《歌咏大师》，取材于霍夫曼的小说《箍桶匠马丁师傅和他的伙计们》；霍夫曼的童话《胡桃夹子和鼠王》则由柴可夫斯基改编成芭蕾舞剧，成为世界名作；霍夫曼的

创作动机，常常可以在陀思妥耶夫斯基、安徒生，甚至在狄更斯那儿找到。更为重大的事件是，一九一九年，十名为高尔基所信任的作家——康斯坦丁·费定等，以霍夫曼的小说集《谢拉皮翁弟兄》命名，组织了一个文学团体，霍夫曼的美学原则，成了他们的共同目标，即“创造一种战争和革命时期的新文学”(费定)；仅举上述数例，足以说明霍夫曼对国内外文学和音乐影响之大了。

霍夫曼(Ernst Theodor Amadeus Hoffmann, 1776—1822)，原名恩斯特·台奥多尔·威廉·霍夫曼，后因纪念莫扎特，把名字中“威廉”这个词，改为莫扎特名字中的一个词“阿马丢斯”，故全名为恩斯特·台奥多尔·阿马丢斯·霍夫曼。他于一七七六年一月二十四日生在柯尼斯堡(今苏联加里宁格勒)的一个律师家庭里。早年因为父母离婚，被寄养在姥姥家，后由舅父负责对他进行照看和教育。中学时代，他就显露出多方面的天赋，特别对音乐、诗歌和绘画非常爱好。但舅父是个冷漠狭隘的学究，他对孩子身上显露出来的才能视若无睹。一七九二年霍夫曼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意愿上大学念法律。一七九五年毕业后，在当地法院当一名职员。一七九八年在柏林高等法院任职，后因同情普鲁士军官的进步活动，被贬职调往波森(今波兰波兹南)。他在法院工作时，心情很不舒畅。他曾写道：“如果我可以自己作主的话，我将成为一名作曲家，我本来抱着在这个专业里大干一场的希望。”

由于他又爱好绘画，他业余画的几幅漫画被看作是讽刺高级官吏，一八〇二年被调普沃茨克(今属波兰)。一八〇四年又被召

-
- ① 奥托·路德维希(Otto Ludwig, 1813—1865)，德国小说家，戏剧家。
 - ② 保罗·欣德米特(Paul Hindemith, 1895—1963)，德国作曲家。
 - ③ 胡戈·封·霍夫曼斯塔尔(Hugo von Hofmannsthal, 1874—1929)，奥地利诗人、剧作家和小说家。
 - ④ 雅克·奥芬巴赫(Jacques Offenbach, 1819—1880)，法国作曲家。

到华沙。法军占领华沙后，把他免去公职。一八〇六年他重返柏林，决定把余生献给艺术。一八〇八年在班贝克剧院任乐队指挥，同时从事导演和作曲等。一八一三至一八一四年，作为乐队指挥，他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，在莱比锡和德累斯顿轮流演出莫扎特和格鲁克的歌剧，并向人推崇渐为人们遗忘的巴赫。拿破仑战败后，因受友人劝说，一八一六年重又出任柏林高等法院顾问，担任“危害国家集团审讯委员会”成员，后因主持正义，为爱国者“体操之父”雅恩辩护，自己反遭连累。晚年通宵达旦应酬交际，积劳成疾，患有脊椎结核，瘫痪在床，经过数年病痛，于一八二二年六月二十五日在柏林逝世。

霍夫曼第一个中篇小说集《卡洛式的幻想作品》发表于一八一四至一八一五年间。集子所以用“卡洛式”这个名字，那是因为雅克·卡洛是十七世纪法国铜版画家，他在画中以表现人兽性而著名。霍夫曼感到自己在幻想方面和卡洛有灵犀相通之处，故名。在这个集子里收有中篇小说、童话等，最早的音乐故事《格卢克骑士》、最荒诞的童话《金罐》、最富有讽刺意义的童话《侏儒查赫斯》，都收在这个集子里。一八一五年，长篇小说《魔鬼的万灵药水》问世，一八一八至一八一九年作家最有影响的中短篇小说集《谢拉皮翁弟兄》出版，全集共分四卷，收有不少作品。小说集一开始讲几个朋友经一位老隐士的指点，自称谢拉皮翁弟兄。他们志同道合，每周聚会一次，各自朗诵自己的作品和故事。通过相互交流，故事与故事给串连在一起，成了一个可分可合的整体。小说《法隆矿山》、童话《胡桃夹子和鼠王》、小说《箍桶匠马丁师傅和他的伙计们》、《选择未婚妻》和《封·丝蔻黛莉小姐》等都收在这个集子里。一八二二年长篇小说《跳蚤师傅》出版，取材于意大利著名戏剧家卡洛·戈齐的作品。作家在这个作品里，向我们展示了现实

01/20/10

世界和幻想世界的联系。作家的一个晚期作品《堂兄的屋隅窗子》，发表于一八二二年，是作家晚年瘫痪在床，从角隅窗子观察世态的反映。应该说，这是一篇相当写实的作品。作家未完成的一部长篇小说《雄猫穆尔的生活观》，写于一八二〇至一八二二年，这是作家全部作品的总结，也是作家自己最喜欢的作品。它的叙述方式十分奇特，两条主线交叉进行，一会儿出现雄猫穆尔的札记，一会儿出现乐队指挥克赖斯勒的传记，札记和传记交叉叙述，前后紧扣，互为补充，自成一体。形式虽显得颠三倒四，象个“拼盘”。但是这个作品可算是作家的代表作。

前已述及，霍夫曼既是作家，又是音乐家和画家，但他一生的主要成就则在小说和童话方面。他在一八〇九年开始写作，至一八二二年逝世时止的十三年间，共写了三部长篇小说，数十个中短篇和童话。就其内容而言，大约可分三类，第一类是现实小说；第二类是历史小说；第三类是童话。本书所收的三篇作品，正好代表这三个方面。《选择未婚妻》是讽刺当时现实的力作，它嘲笑了他那个现实社会中的市侩和庸人；《封·丝蔻黛莉小姐》是篇历史小说，写法国路易十四时代的一则轶事；《侏儒查赫斯》则是作家童话中的杰作，它深刻地揭露了宫廷中的黑幕和丑态，描绘了平步青云的骗子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。

我们先挑选这三篇小说进行介绍，其原因也就在这里。

《选择未婚妻》于一八一九年秋初次发表在一八二〇年的新《柏林袖珍日历》上，后来稍作修改，收入《谢拉皮翁弟兄》小说集第三卷。

作者写这个作品旨在嘲讽他那个时代的社会现实。小说里的人物可以分成两个对立面，一边是高尚的“小人物”，即德国浪

漫派作家心目中的真正艺术家金匠莱昂哈德和受他保护的画家莱森；另一边则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“大人物”，庸俗市侩图斯曼、福斯温克尔、马那萨和男爵本施。这两种类型的人物构成了整个故事的矛盾冲突，前者是作者的同情对象，后者是作者的嘲讽目标。

图斯曼是个金钱万能社会中的卑劣、可笑的点缀品，而这个社会是由一大批不学无术、唯利是图的市侩组成的，福斯温克尔就是这个社会的基础。此人贪得无厌，见钱眼红，昧着良心，不讲道德。他早先暗暗地把女儿的终身许给了枢密院秘书图斯曼，后听马那萨说，他的侄儿本施男爵家私百万，财宝成山，便考虑把女儿重新许配，这十足表现了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庸俗市民的心理状态。后来他的这一企图未能如愿。不久，金匠莱昂哈德向他介绍说，画家莱森获得了偌大一笔遗产。原来为他所瞧不起的穷画匠，顿时身价百倍，他于是又同意把女儿嫁给莱森，这就充分暴露了“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，除了冷酷无情的‘现金交易’，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”^①。

福斯温克尔十分吝啬，一切都为了积攒钱财。作家在这儿看透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存在方式非常原始，它的目光完全放在物质、自利的目标上，它不让人有真正的文明。从这点出发，人们才能理解柏林犹太人的代表漫画式人物本施和马那萨的形象。作家用这种方法刻画，不是出于政治上的排犹主义，而是基于下列事实：犹太商人中的资本主义市民典型，比别的民族出现得较早，较为鲜明，敛钱手段较为赤裸裸。马克思早年曾经指出：犹太民族中市民阶级的解放，无非就是重利盘剥和金钱的解放。犹太人的代表在这儿通过金钱作为人性异化的典型而表现出来了。当然，作为受后期浪漫派影响的作家霍夫曼，无法超越金钱的势力。他只

^① 见《共产党宣言》，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第一卷，第253页，人民出版社中文版。

能嘲笑贪利商人，讽刺金钱贵族，奚落庸俗市侩，把他们塑造成傻瓜、笨蛋、骗子和流氓。他对市侩社会的这种嘲笑和讽刺，有别于批判现实主义所采用的方式，这种嘲笑和讽刺在过度的幻想、深沉的疯狂和可笑的揶揄中还闪耀着莎士比亚喜剧的光辉，这也就是浪漫主义的一种批判手法。

《封·丝蔻黛莉小姐》是篇历史小说，依据华根赛尔所记的一个威尼斯鞋匠的故事为蓝本，叙述法国路易十四时代的一则故事，最初发表于一八一九年，后来也收入《谢拉皮翁弟兄》小说集第三卷。

小说的情节比较惊险，但也并不复杂。一六八〇年秋的一深夜，有人在法国小说家及诗人封·丝蔻黛莉小姐的巴黎寓所嘭嘭敲门。管家妇玛娣妮深怕打扰了小姐的安眠，不敢叫醒主人，径自开门，接下了来人冒冒失失送来的一只匣子。次日早上，玛娣妮把这一情况禀告了主人，并把小匣子交给主人。因为当时的巴黎盗贼蜂起，谋财害命的事层出不穷，小姐开启匣子时深怕内藏毒物或凶器，心里十分害怕。及至打开匣子，才知里边放的是两件首饰，一为镶有钻石的手镯，一为同样镶有钻石的项链。这两件东西价值连城，由不速之客无缘无故送达，小姐对此甚为惊诧。后至友人处商量，方知此两件首饰出自巴黎名匠雷纳·卡迪拉克之手，这也是卡迪拉克慕小姐之名送给小姐的礼物。小姐谢辞再三，金匠不肯取回。这样过了一些日子，一天，忽有一青年送来一个条子，要小姐赶快把首饰送回金匠，不然性命难保。小姐大惊，正欲送回飞来之物，忽闻金匠于上夜遇刺身亡。案子牵涉到金匠的伙计奥利佛·勃鲁逊，伙计暂被关押，等待判决。而死者之女玛苔隆，非常喜欢勃鲁逊，她为恋人鸣冤叫屈。小姐为了主持公道，亲自调查案子，后勃鲁逊吐露真情，事情才大白于天下。原来金匠卡迪拉克自幼喜欢金银珠宝，稍长学习金匠手艺，

后来产生一种占有欲，把凡是请他打造首饰的顾主在取走首饰后，一一加以谋杀，首饰仍旧抢回到自己手中，准备日后传给子孙。金匠从喜爱首饰到欲壑难填，直至堕落为杀人犯，这样的事情看来奇怪，实为私欲膨胀的必然。这个故事虽取自历史材料，但不失为有现实意义的作品。

《侏儒查赫斯》，是值得注意的一个作品，它发表于一八一六年，几乎与《谢拉皮翁弟兄》同时问世，后来收在《卡洛式幻想作品》的集子里。

这个作品不仅因为它的社会意义，而且因为它的艺术构思的宽广和艺术刻划的完美，而受到了社会的注意，作家本人也不把它看作是浪漫幻想的游戏，他在序文里曾经写下了如下的一段话：“整仓库荒唐鬼怪的东西也无法组成故事的灵魂，故事的灵魂是借生活中的某些有哲理意义的现象来组成的。”在这个故事里，通过幻想题材轮廓中的艺术形象，揭露了封建社会乃至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基本弊病和矛盾：劳动和报酬并不是合理的。这个人劳动，那个人得利，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，落进了资本家的腰包。有才能的人并不得到应有的尊重，倒是吹牛拍马、奉承讨好者坐享其成。侏儒查赫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。他原是个令人见了恶心的丑八怪，因为得到仙女玫瑰艳之助，获得了两件法宝，便在宫廷里得到君主的欢心，飞黄腾达，青云直上，最后竟坐上了内阁大臣的交椅。其实，他是个不学无术的畸形儿，全靠法宝之助，攫取别人的劳动成果，把过错推给别人，将功劳占为己有。这是一个典型的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的疯人。作品不仅从这一侏儒身上揭露了社会黑暗，而且也描绘了小公国里各阶层人民的生活。那里是个庸人的圈子，空气令人窒息。

霍夫曼这样描绘那个小国寡民，并非凭空臆造，而是有当时的社会现实作基础的。他笔下的侏儒查赫斯看来非常可笑，但这

样的人在他生活的那个社会中却是典型的，是一些逢迎拍马、趋炎附势的市侩的缩影。难怪卡尔·马克思非常喜欢这个童话，曾把这一作品介绍给他的孩子们阅读。

无论是《选择未婚妻》、《封·丝蔻黛莉小姐》，还是《侏儒查赫斯》，都免不了要写黑夜、妖魔、幽灵、侏儒、怪物和魔法，霍夫曼的其他作品，多数也是如此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别林斯基曾对此作了剖析。他认为霍夫曼描写被人尊敬的小国君主、他的滑稽的朝廷，以及他的芝麻大的国家，用的是多么精巧的手笔！可是这一切都没有挽救他！使他不落到最离奇荒诞的幻想里去！是什么东西把他赶到幻想之国的烟雾迷茫的境界中去，赶到这种妖魔、幽灵、侏儒和怪物的国度里去的呢？如果没有那种谄媚、庸俗、迂腐的浑浊空气，总而言之，如果没有那种使他闷得透不过气来的猥琐无聊的社会生活，如果他能逃避这一切，就是进疯人院他也愿意。

霍夫曼跟德国浪漫派的代表人物如施莱格尔弟兄等，虽然没有直接的往来，但浪漫派中的一些作家却对霍夫曼有一定的影响，他们的悲观主义倾向在他身上有很大的发展。他采用的主题，往往是黑暗和敌对的神秘力量对人的生活的侵袭。在他看来，面对这种力量任何反抗都是徒劳无用的。这样，他迫于外来侵略者和本国统治者的高压手段，不得不在创作中抹上一层朦胧、暧昧的色彩，用迂回曲折、晦涩隐喻的手法来反映现实的真实生活。他或是通过幽灵、魔法来战胜世间的邪恶势力，或是以荒诞离奇的情节来嘲笑不学无术的统治者，或是通过猫犬之口来揭露在上者的隐私，或是以魔法和仙术来拯救和帮助弱者……凡此种种，构成了一幅荒诞离奇、似出自现实生活、又象来自魔幻世界的画面。

总之，霍夫曼在创作上走的是一条崎岖的道路，他的创作受到德国后期浪漫派的影响，带有神秘的悲观主义色彩，他笔下的人

物常受一种超乎现实的力量支配，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。他写侏儒、幽灵和雄猫，也是为了写正常的人，他不是单纯地颂扬黑夜，而是为了揭示光天化日之下的阴暗角落，他有时用离奇荒诞的情节反映现实，但这种情节可以在现实中找到影子。“霍夫曼跟他描写的那些千奇百怪的鬼脸，却始终牢牢地依附着人间的现实。”^①如果说，卡夫卡在《变形记》中写的不是虫，而是人。那么，霍夫曼在他的《雄猫穆尔的生活观》中写的不是猫，也是人。

施 种

一九八七年八月

^① 可参阅海涅《论浪漫派》。

选择未婚妻

韩世钟 译

第 一 章

本章论述未婚妻、婚礼、枢密院秘书、竞技、
女巫审讯、魔法师审讯和另外某些趣事。

枢密院秘书图斯曼的家在施潘道^①大街上。秋分的夜晚，他从咖啡馆里出来踱回家去。每天晚上他照例要在咖啡馆里消磨几个钟点。这位枢密院秘书做什么事都很准时，每当马利亚教堂和尼古拉教堂钟楼上的大钟开始敲响十一点的时候，他已经回到家里，脱下上衣和靴子，两脚套进宽大的拖鞋了；每当噶噶的钟声敲到最后一响时，他恰好戴上罩没耳朵的睡帽，这在他已经习以为常了。

因为大钟将敲响十一点，为了不失时机地赶回家去，他加紧步伐（这种步伐简直可以称为敏捷的跳跃），从柯尼希大街拐进施潘道大街，这时他听见身边一阵异乎寻常的敲门声，不由得脚下生根似地停下步来。

他在旧市政厅^②钟楼下面装有反光镜的明亮的灯光下，看见一个瘦长的人影裹在一件黑外套里。此人在商人瓦尔纳茨上了锁的店门上拚命地敲，而且越敲越响。瓦尔纳茨店里经营铁器生意在这一带是妇孺皆知的。这人没敲开门，便转过身来，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抬起头望着钟楼上面坍塌的窗户。

“尊贵的先生，”枢密院秘书好心地对那个敲门的人说，“尊贵的先生，您一定弄错了地方，这钟楼上不住人。嗯，除了少数几只

大小耗子和一两只小猫头鹰以外，什么生物也不会育。您如果想在瓦尔纳茨先生那儿买几样精致的钢铁用具，那您明儿再来吧。”

“尊敬的图斯曼先生。”

“我担任枢密院秘书有多年了，”图斯曼情不自禁地打圆陌生人的话说。

图斯曼听了陌生人的话心里不免有点纳闷，想这个陌生人怎么认得出自己的。但陌生人毫不在意地重又接腔道：

“尊敬的图斯曼先生，您把我来这儿的目的一完全弄错了，我既非来买铁器，也不要钢制品，我来这儿的目的一跟瓦尔纳茨先生完全不搭界。今天是秋分，我是来探望未婚妻的。她已经听见了我那充满渴望的敲门声和爱情的叹息，她马上就会在钟楼窗口出现的。”

陌生人讲这些话的沉闷声调，显得异乎寻常的庄严和阴森，这使枢密院秘书一听，感到浑身毛发直竖，身子冷了半截。这时，十一点最初的钟声已经从马利亚教堂的钟楼上响起。就在这刹那间，从市政厅坍塌的窗口，传来了珮环丁当、衣裙窸窣的声音，一个女子的身影忽然在窗口出现。街灯的亮光，直射女子的脸庞，图斯曼不看犹可，一看之下，便惊叫起来：“哦，天上公正的上帝啊，天上所有的圣神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呀？”

随着十一点钟声最后一响的逝去，那个女子的身影也就隐灭不见了。平日这时，正是图斯曼戴上睡帽的时刻。

上述奇异的景象，弄得枢密院秘书图斯曼非常吃惊，真有点魂飞魄散。他既叹息，又呻吟，两眼盯住楼上的窗子，心里暗自嘀咕：“图斯曼——图斯曼，枢密院秘书！——你仔细思量思量！——你别

① 施潘道，柏林近郊地名。

② 这儿指一五八三年的旧市政厅。一八六一年修建新市政厅时，这座古老的建筑物早已拆掉了。

发疯，我的心哟！——你别给魔鬼蒙住眼睛，善良的灵魂！”

“看来，”陌生人开口说话了，“您被刚才的景象弄得晕头转向了，尊敬的图斯曼先生？——我只是想来探望未婚妻，可您自己，尊敬的先生，大概另有一番想法吧？”

“请吧，请吧，”图斯曼呜咽道，“您愿不愿意用我小小的头衔称呼我，我是枢密院秘书，而且此刻是个心情亢奋，不错，象个头绪万端的人，请您听我说，最尊敬的先生，我现在不想用相应的头衔称呼您，只是因为我跟您尊敬的先生，素昧平生；不过嘛，我想把您先生称做枢密顾问，因为这样的顾问在咱们可爱的柏林为数相当可观，有这种高贵头衔的人，遇事不会迷失方向。那么请吧，枢密顾问先生，请您别再对我严守秘密了，您深更半夜在这儿要看的是一怎样的一位未婚妻啊？”

“您是，”陌生人提高了嗓门说，“您这个人真特别，您有这样的头衔，这样的地位。所谓枢密顾问，是否就是一个懂得若干秘密、而且能够出点巧妙主意的人？如果是这样，那我同意您叫我枢密顾问。但是使我奇怪的是，象您这样一位熟读古籍珍稿的人，受人最尊敬的枢密院秘书先生，竟然不知道一个万事通——您大概懂得这个名称的意义吧！——一个万事通如果在秋分之夜十一点在这儿下面敲门，或者撞钟楼的墙壁，那么，楼上的姑娘便会在窗口出现，这位姑娘到了来年春分，将要成为柏林最幸福的新娘。”

“枢密顾问先生，”图斯曼叫道，一时忽然神清气爽，心花怒放了。“最值得尊敬的枢密顾问先生，事情果真就是这样吗？”

“还能有别的，”陌生人回答，“不过咱们久久呆在这街上干啥呢。您已经错过了上床的休息时间，咱们还是马上去亚历山大广场新开张的小酒店里聊聊天。如果您愿意的话，您可以从我嘴里知道更多的关于未婚妻的事。只有这样，您的心才能平静下来。连

我也不知道，干吗您现在这样心神不定，好象灵魂出窍似的？”

枢密院秘书一向自持甚俭，他唯一的嗜好就象前面已经提到过的，就是每晚晚上在咖啡馆消磨几个钟点，连续读点政治报刊和小册子，有时也孜孜不倦地念一点随身带去的书本，喝一杯上等啤酒。至于葡萄酒，他几乎点滴不进。只有在礼拜天，在教堂里听过讲道以后，他喜欢在一家酒店里喝一杯马拉加酒^①，吃一点烙饼。除此以外，他十分厌恶花天酒地的夜生活；因此，今晚陌生人拖他上酒店，他如果不作一点抗拒，二话不说就随着他去，那是不可理解的；而那个陌生人却跨着有力的步子，噤噤地穿过夜晚的街道，匆匆忙忙地来到亚历山大广场。

他们跨进酒店的时候，店里只剩下一个顾客了，他孤零零地坐在一张桌子边，桌上放个大酒杯，杯里斟满莱茵葡萄酒。从这人面孔上的深深的皱纹中，可以看出他已有很大年纪，目光犀利，好象两把匕首；只有他那满嘴丰腴的胡子，泄露出他是个犹太人，他坚守自己民族的古老习俗。此外，他有很古老的弗兰克人的风度，穿着大约是公元一千七百二三十年时流行的服装，这也就是说，这个人似乎来自相当古老的、早已逝去的年代。

但是图斯曼进了酒店，才看清他在路上碰到的那个陌生人的穿着打扮。觉得这陌生人的服饰甚为奇特。

这个人个子高大、瘦削，四肢肌肉发达，全身孔武有力，年纪在五十上下。他的容颜本该说是长得很漂亮的，一对黑黑的浓眉下面，硕大的眼睛炯炯有神，喷射出青春的火焰——天庭饱满，钩鼻隆起，嘴巴细长，下颚外拱，这一切特征若和别人相比，也并非百里挑一；但是他的上衣和内衣，却是按照最时新的式样缝制的，硬领、外套、便帽，均系十六世纪末的式样。然而比较与众不同的，

^① 西班牙马拉加城所产之名酒。